

投稿類別：文學類

篇名：

巨輪下的青春——
初探《巧克力戰爭》

作者：

潘芸柔。市立景美女中。高三善班。

指導老師：

黃淑偵老師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透過閱讀青少年小說，感覺自己對生活的掙扎與不悅被理解，並得到共鳴。在書海茫然地翻滾了幾回，驚見《巧克力戰爭》¹對黑暗的精闢書寫，也好奇起青少年小說中常見的叛逆元素究竟反抗的是什麼？於是開始梳理，期望從文學、心理學、社會學的角度去解析他們的世界，並透過與文本對話的過程更真實地理解我們的世界。

在《巧克力戰爭》中，主角所反抗的對象包括校內強勢團體與校方，這些角色的個性如何，為何成為反抗的對象？在主角的反抗過程中，他的經歷又帶給心智怎麼樣的改變，最後，從成書時的時代脈絡分析《巧克力戰爭》的社會意義。

貳●正文

一、邪惡的真實存在

我個人是不喜歡暴力的，可是你卻自己去點燃了鞭炮。

《巧克力戰爭》是美國作家羅伯·寇米耶（Robert Cormier）在 1974 年出版的著作，書中描寫新生傑瑞反抗校內強勢團體守夜會與三一高中校方的過程，下文將以文本中提及的權力鬥爭剖析其意義。三一高中（Trinity High School）²為男校，其中獨大的學生團體為「守夜會」（The Vigils）³。團體實際領袖為「任務分派者」亞奇（Archie）⁴負責指派守夜會成員並交付新生任務，他作風嚴謹，善於利用人心的恐懼威脅，在校園中握有堪比師長的權力。守夜會起初和校方不相往來，因代理校長雷恩修士

¹羅伯·寇米耶（Robert Cormier），周惠玲譯（1974）。《巧克力戰爭（The Chocolate War）》。台北市：遠流。因本文以此書作為主要文本，後文引注將僅標示頁碼。

²Trinity 意為基督教義中的三位一體。

³守夜(Vigil)意指一段時間的守護或是基督教在復活節前夕守夜祈禱，象徵守夜會自認是三一高中守護者。Vigilance 有警惕之義，而 Vigilante 一詞代表義警警員、守望團體，加強諷刺性。

⁴亞奇(Archie)之名包含許多寓意，作者更曾表示他最喜歡這個角色。Arch 字根有領導、主要、古老之義，而 Arch 單字則有高傲自滿，另有拱門、撐起一切與調皮狡獪的意義。Archie 與創造者(Architect)相近，也暗喻墮為撒旦的大天使長(Archangel)。

(Brother Leon)⁵私自挪用公款需調動全校學生的力量義賣巧克力補齊金額，特別指派守夜會確保該活動順利進行，但亞奇表面上答應，事後便指派新生傑瑞拒賣巧克力。然而守夜會命令傑瑞拒賣十天，第十一天開始傑瑞仍持續拒賣，此舉引起守夜會內部的質疑，更開始以行動強迫傑瑞屈服。下文就亞奇、雷恩修士分兩點敘述其權力型態和個人特質。

(一) 孤獨的貴族—亞奇·柯斯特洛 (Archie Costello)

我是亞奇。我不能輸。

亞奇是三一高中校內權勢最大的學生，他猶如貴族一般高傲冷酷，內在卻是一個孤獨的靈魂。他將自己鎖在權力建築的高塔，杜絕他人友善的接近，愈在群體之中反而愈感到空虛。內心深處對感情的渴望轉以另一種方式取得滿足—危險。他享受仇恨與恐懼，正是這種力量督促他前進，不論是歐比對他的矛盾，甚至是守夜會全體對他的期待、全校學生對他的懼怕都讓他成為校園中極致的王，然而這也讓他走上無法回頭的路。亞奇封閉內心，無時不刻保持警覺，以危險邊緣的生活證明自己的力量。⁶他的榮耀與權勢來自於守夜會，守夜會依靠他，他依靠守夜會，相輔相成的邪惡存在，形成更不可撼動的巨大勢力。

在文章片段能看出他有輕微巧克力癮，在他面對緊張的環境時更加明顯可推測應為心理方面成癮。從他索求巧克力的小動作可以窺見亞奇本身對外物的依賴，他不信任身邊所有人，卻把情感寄託在有反意的跟班歐比和甜膩的巧克力，他的行為如狐狸一般狡猾，有時卻如同幼兔一般脆弱。亞奇被龐大的孤寂填滿，促使他以黑暗包覆柔軟的內心，對外在批判嘲諷，又緊抓一點脆弱的依靠。尤其是巧克力，在古時可可豆甚至象徵權力、財富，這場經由巧克力引發的戰爭，本身又是一場權勢的角力。亞奇自知內心空虛，選擇將自我投射在歐比身上，他曾說歐比和他是同一個人，只是有沒有勇氣更狠決而已。明明是校內最強勢的學生，亞奇卻只能藉著這些微小的外物尋求快樂，戴上權與利交織的桂冠後，他並沒有比較快樂。

⁵ 雷恩修士 (Brother Leon) 字近獅子 (Leo)、豹 (Leopard)，兩者皆是潛伏兇猛的猛獸，作者也曾提過自己喜歡在名字的讀音暗藏角色個性，Leon 讀音平淡，卻在字義包覆危險。

⁶ 胡芳慈 (2002)。永無休止的戰爭-談《巧克力戰爭》中的人我抗衡。臺東縣：國立臺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44-46。

從亞奇的行為可以看出他內在其實是相當脆弱的，正是這種脆弱使他學會偽裝、欺騙，並在高壓的環境裝享受病態的滿足，他甚至是厭世的，在和歐比的對話中他喃喃道出「生命是一坨屎」。這些心態使他抓緊在守夜會權力，卻也在其中迷失了自我，他成為絕對的邪惡，猶如睥睨一切的貴族，坐擁一切卻也不曾接近一切。

（二）校方職權的暴力—雷恩修士（Brother Leon）

他不是用毒牙攻擊人，而是用教鞭。

雷恩修士在三一高中原校長生病後接任代理校長之職，他對權與錢的慾望極重，私下挪用義賣巧克力的款項，並在事後調整義賣價格試圖補齊差額。為了確保活動順利，他找上守夜會談判，改寫了師生絕對的校園階級，守夜會成為隱於暗處的真正主控者。在義賣過程中他都在和亞奇競爭校內，不論是在暗處觀察守夜會，或是直接和亞奇當面對峙，他都在和亞奇玩一場權力遊戲。

雷恩修士步伐如蛇，目光潮濕灰暗，在課堂上經常使用教鞭增加其威嚇的效果，又或是脫口說出粗話。和亞奇相比，他們都擅於玩弄他人的心理，但雷恩修士不只靠自己的威嚴，更以教師的身份調動學生成績、教鞭鞭打、公開脅迫等方式樹立權威。⁷身為代理校長，本該是校內權力最高者，然而已有的權力不夠滿足他，他必須除掉守夜會，抹去勢力龐大的眼中釘。

三一高中做為一個紀律嚴謹的私立學校，約束學生須著制服、打領帶上課，也更藉宗教之名強迫學生多次參與義賣活動，發揮「三一精神」。有些學生沉迷於這樣的活動並沾沾自喜，有些學生拒絕加入卻也不不得已地必須賣出一兩盒交差了事。作為一名神職人員，文本敘述他是如蛇一般的人，狡猾，又時常流滿濕黏的汗水。雷恩修士被拿來和蛇類相比，強調他的偽善和惡德，更被金錢和權利役使，他是一名濫用權力的失格教師，更是一個處心積慮的商人，所作所為不過為了私利。

⁷廖家敏（2009）。《衝突焦慮與調適—校園小說研究》。臺東縣：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54。

二、反抗主角與過程

我敢不敢撼動這個宇宙？

傑瑞起初並沒有料想到自己的行為會帶來如此嚴重的後果。對校園制式規範單純的不滿使他拒絕服從守夜會的命令。然而當局勢愈發愈烈，他開始遭到霸凌、電話騷擾、肢體攻擊，他的內心世界也開始質疑自己，在反抗的過程中經歷累累傷痕，最後他搬至加拿大，留下一聲沒有答案的喟嘆。下文將以傑瑞在三一高中的反抗為核心，分析他的性格與行為之間的關係。

（一）猶豫不安的開始

我希望能做點什麼事，做個與眾不同的人。

傑瑞剛喪母，帶著脆弱的心靈轉學，好強的他選擇加入美式足球隊，讓肢體衝撞的熱血去驅散他的不安。他在新的環境疑惑、徬徨，試圖證明自己的存在，然而新生這個弱勢的身分使他在這裡顯得格格不入。某次上學途中，他遇見一個遊蕩在街頭的嬉皮，原本傑瑞是對他們抱著略帶輕蔑的看法，然而嬉皮的幾句話使他開始思考自己身處的規律。

他想到他的生命——去學校上課，放學回家。儘管他的領帶並沒有繫得很緊，而是鬆鬆地垂在襯衫上，但他還是將它扯掉。他抬頭看著車窗上方的車廂廣告，試圖轉移思緒，不再想著剛剛發生的衝突。

為什麼？有人在沒貼廣告的空白處，用筆潦草地寫著。

為什麼不？另一人在旁邊寫下回答。

象徵自由、無拘無束的嬉皮對傑瑞拋出的質問在他心底掀起巨大的波瀾，使他看見自己被囚禁的悲哀，意圖掙脫。在傑瑞眼中，父親在喪偶之後的乏味生活是血淋淋的負面教材，失去妻子的父親成為平板，乏味的悲劇人物，更是傑瑞的負面教材，使他拒絕成為父親那樣的人，傑瑞沒有明顯的反抗父親，然而心理上他已經徹底排斥、否定這個沉溺於過去情緒的人了。

到頭來，這就是生命的全貌嗎？你完成學位，找到一個工作，結婚，做了父親，看著你的妻子死亡，然後你的日子只剩下白天接著黑夜，黑夜接著白天，當中彷彿不再有日出、黎明和日落，除了單調的灰以外再也一無所有。

罹癌死去的母親也使傑瑞看見自己的無力感，眼睜睜望著母親被癌症侵蝕而無法改變，憎恨無力的自己更是為之後的積極行動埋下動力。嬉皮開啟了他對外界制式生活的質疑，而父親是其負面的例子，母親的死使他決心做出行動，如同《千面英雄》中的「孤兒」原型，陌生的疏離感加上初至未知外在的徬徨，以及對於制式生活的排斥，種種因素埋下他之後反抗的種子⁸。

（二）尋找自我的過程

你為什麼這麼做？我不知道。

在美式足球隊練習的過程中亞奇注意到傑瑞的韌性，恰好雷恩修士為了義賣巧克力的事物找上守夜會尋求援助，亞奇便命令傑瑞拒賣十天。起初傑瑞是徬徨的，對於拒絕校方感到猶豫不已。他強壓下恐懼裝出冷靜的樣子，心裡卻是經歷天人交戰。在第十一天，傑瑞正式成為徹底的反抗者。前十天拒賣巧克力是順著守夜會對校方的嘲弄，但之後便是他跟整個世界對抗的過程。他從守夜會跟校方角力的棋子，變成拒絕兩者的人物，他反抗的對象從「校方」轉為「整個體制」，但他心底也困惑為何自己要做出反抗：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我不知道。

是因為雷恩修士對待大家的方式嗎？譬如說貝利的例子？是因為他虐待大家，公然羞辱每個人嗎？

不只這樣。不只這樣。

那是怎樣呢？

青少年反抗的原因多半是為了尋找自我的意義，在迷失、茫然的過程中找到自我認同。傑瑞渴望成為不平凡自我，甚至是帶有英雄主義色彩的。不過他的行為也同時影響

⁸廖家敏（2009）。《衝突焦慮與調適——校園小說研究》。臺東縣：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46。

到守夜會的地位，使得某些學生也開始質疑守夜會甚至言語挑釁。以守夜會的立場，亞奇認為傑瑞此舉嚴重影響他們的地位，也使得他無法向雷恩修士交代，於是他著手處理傑瑞的反抗。守夜會開了一場會議表明傑瑞必須開始賣巧克力，有趣的是在這場會議中亞奇對傑瑞使用了「要求（Asking）」這個字眼，幾乎是將傑瑞的高度擺到和他們同一個位置。然而，也正是這個會議之後，傑瑞的反抗受到來自校方、守夜會的壓制，也導致了他之後悲慘的結局。

（三）傷痕累累的結局

千萬不要去撼動整個宇宙。

守夜會意識到傑瑞的反抗已使校園產生變化，於是他們煽動學生，使賣巧克力成為熱情的瘋狂行為，再把傑瑞形塑成惡意造反的反動分子。學生以視而不見、言語侮辱、肢體暴力等方式霸凌傑瑞，守夜會也藉此意圖使他屈服。群眾對霸凌行為的冷漠以及身為「事件外的觀眾」使他們助長守夜會並成為加害者，校園全體對暴力的興奮與期待導致霸凌行為一次次更加過分，傑瑞這時才發現全校已經成為一個堅固而無可撼動的邪惡存在，自己的力量以不足以撼動整體，只能繼續被欺凌然後順從。他的反抗原本出於自我的意願，是「自發性」衝撞校園體制，卻換來汗巖與斥責，他體認到巨大的無力，原本想要消極面對，卻禁不住亞奇刻意的刺激，把自己逼上擂台。傑瑞失去了他的自制力，象徵著他喪失原先堅持的信念。守夜會勝利了。最後，是賈寂思修士發現了這起事件才及時拯救被打成重傷的傑瑞，然而雷恩修士卻出面阻止賈寂思修士，彷彿已經和守夜會合作。傑瑞的自我追尋是失敗的，最後只讓他磨去一身反抗的利角，換得悲觀的沉默消極。他心靈上的變化從起初的期待、希望到最後的消極、沉默，原本抱持的英雄主義也在最後成了「反英雄式」的悲劇。傑瑞在這場反抗過程中追尋到的是「反成長」甚至是「反英雄主義」一般的悲慘結尾，直至最後問題依然沒有解決，甚至可以說，傑瑞的反抗不過讓他受了滿身傷。

反抗換來了什麼？是自我的證明？還是一身光榮的傷痕？在《巧克力戰爭》中的反抗，最後卻是無奈的「正不勝邪」。邪惡的力量終究重回權力之位，反抗只淪得一身傷痕累累，與無力的沉默。「**我敢不敢撼動這宇宙？**」在文本中持續提出，不停挑戰傑瑞去反抗這個校園的一切，然而在過程中受到的種種傷害，竟使他在最後對摯友羅南說「**千萬不要去撼動整個宇宙。**」

參●結論

他們謀殺了他。

在心理學的敘述中，12 到 18 歲的青少年時期是人類成長最混亂的階段，卻也是最蓬勃發展的時刻，當童稚的心靈開始趨於成熟，他們被迫接受外在世界的現實與冷酷。過程中經歷衝突、疑惑以及質疑，也在混沌中取得平衡並重生。⁹

在《巧克力戰爭》出版的 1970 年代，美國正陷於越戰的泥沼之中，美國青年出現嬉皮文化表達對戰爭的反抗。¹⁰然而相較於當時社會的紛亂，青少年小說仍跳脫不出光明的框架，直至《巧克力戰爭》對邪惡的書寫才開啟先河，他突破了美國社會對青少年小說的侷限，以黑暗的結局帶青少年面對現實。受到西哲的「存在主義」¹¹影響，能窺見一絲孤獨漂泊感。又如同亞奇反神話、反上帝的思想，藉由對一切的否定證明自己，傑瑞的反抗是在證明自己，亞奇的邪惡也是。

在神話學大師坎伯的談話集《神話》¹²中，認為故事是分為兩種的，一是在秩序下書寫社會的神話，二是娛樂的童話故事。青少年小說過去僅具有娛樂的功能，過度隱藏社會現實的黑暗，反而使青少年更無所適從。坎伯認為，「偉大的小說具有神奇的教育性功能。」、「假如故事代表的是一種所謂的原型冒險……青春期的開放等故事，它可以提供一個應付這種發展過程的模式。」文中認同青少年小說的價值，並肯定其對青少年的意義。

以《千面英雄》¹³所述的英雄原型為例，種種啟蒙過程使主角（英雄）在他人的影響下成為更完全的人。然而在當代青少年小說中，不是所有英雄都能得到正面的成長，有些人在挫敗後收起羽翼，洗鍊成冷漠安靜的大人；他磨去熱情的利角，碰撞為圓潤無聲的存在。一般傳統神話必須出現的基本元素例如試煉者，或是輔佐的女神，在青

⁹ 劉安彥、陳英豪（1994）。《青少年心理學》。台北市：三民。

¹⁰ 嬉皮 (hippie, hippy) 用以代表美國 1960、1970 年代反抗時政的年輕人。

引自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2102368/>

¹¹ 「存在主義」是歐陸哲學於 20 世紀世界大戰時期出現的思潮，主張存有 (being) 的問題優先於哲學探究的知識。內容包括對自我本質的疑惑、茫然、疏離感、孤獨漂泊感。

內容引自國立編譯館主編（2000）。《教育大辭書（三）》。台北：文景書局，pp.328-329。

¹² 喬瑟夫·坎伯 (Joseph Campbell)、莫比爾 (Bill Moyers) 著，朱侃如譯（1995）。《神話 (The Power Of Myth)》。台北市：立緒。

¹³ 喬瑟夫·坎伯 (Joseph Campbell)、莫比爾 (Bill Moyers) 著，朱侃如譯（1997）。《千面英雄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台北市：立緒。

少年小說中卻不見其明顯的痕跡。它們刻意顛覆、反用典故去描寫現實生活。青少年小說一如青春期中充滿了對傳統的質疑，英雄不再是絕對的正向，惡人也可能有其無辜之處，英雄與黑暗的關係不再只是征服與被征服，他們對話的過程中處處反映現實。

《巧克力戰爭》不只是青少年小說，他對當時社會問題的書寫更具有「問題小說」的意義¹⁴，這種文體誠實地書寫社會，也更能引起目睹這些現象的青少年的共鳴。有趣的是，這些文類也許符合坎伯所述英雄原型的過程，但某些正向的人物形象在這些問題小說中卻是顯得薄弱甚至幾乎不存在的，也沒有神話中明顯的角色對應，且最後仍是邪惡勝利，正義無法存在，內容黑暗，卻也血淋淋地反映現實。在反抗的過程中，青少年經歷的不是正向、光明，而是反成長的挫敗意象。《巧克力戰爭》跳脫青少小說過去的框架，更是以問題小說的方式去書寫青少年在「現實」所遇到的黑暗現況，他們不再只經歷正面陽光的成長，更是失敗的反成長。

反抗行為能帶來什麼？對青少年而言，反抗是他們追求自我的方式，在反抗過程中認同危機、自我掙扎、自我實現等經驗皆對成長有一定必要性。然而在小說中明確地傳遞「青少年的反抗無法撼動社會」這樣的現實，由此可推論青少年反抗主要意義是對於「個體」的成長而非大眾改變。而在《巧克力戰爭》的敘述中，也可看出當時社會的社會問題，以及成人社會的黑暗。研究者胡芳慈提到：「寇米耶的眼光卻關注在受國家社會操縱的體制」「它們正是表現出個人處在龐大國家社會機器運作下的掙扎」。傑瑞雖然經歷一場失敗的反抗，但在這些過程中他得到的不只是傷口，還有顛覆價值觀的「反成長」。

¹⁴ 「問題小說」定義為「主旨在於呈現某些問題，並在文本中藉由情節、對話把問題呈現。」大多是為了探討某種社會問題所創作的小說。

參考書目

(一) 學術論文

許靜文(2009)。台灣青少年成長小說中的反成長。臺東縣：國立臺東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台北市：秀威。

胡芳慈(2002)。永無休止的戰爭-談《巧克力戰爭》中的人我抗衡。臺東縣：國立臺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廖家敏(2009)。衝突焦慮與調適—校園小說研究。臺東縣：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二) 參考書籍

羅柏·寇米耶(Robert Cormier)，周惠玲譯(1974)。巧克力戰爭(The Chocolate War)。台北市：遠流。

劉安彥、陳英豪(1994)。青少年心理學。台北市：三民。

J.-P. Durand, Robert Weil, 康樂編, 蔡筱穎, 郭光子譯(1996)。當代社會學。台北市：遠流。

菲利浦·金巴多(Philip G. Zimbardo)，孫佩奴、陳雅馨譯(2008)。路西法效應。台北市：城邦。

科塞(Lewis A. Coser)，孫立平等譯(1991)。社會衝突的功能。台北市：桂冠。

斯科克波(Theda Skocpol)著，劉北成譯(1998)。國家與社會革命(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台北市：桂冠。

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莫比爾(Bill Moyers)著，朱侃如譯(1995)。神話(The Power Of Myth)。台北市：立緒。

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莫比爾(Bill Moyers)著，朱侃如譯(1997)。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台北市：立緒。